

補注黃帝內經素問卷八

啟玄子次注林億孫奇高保衡等奉敕校正孫兆重改誤

寶命全形論 八正神明論 離合真邪論 通評虛實論

太陰陽明論 陽明脈解

寶命全形論篇第二十五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六卷名刺禁

黃帝問曰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於人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 天以德流地以氣化德氣相合而乃生焉易曰天地絪縕萬物

化醇此之謂也則假以溫涼寒暑 生長收藏四時運行而方成立 君王眾庶盡欲全形 貴賤雖殊然其實命一矣故好生惡死者貴賤之常情也 形之疾病莫知其情

留淫日深著於骨髓心私慮之 新校正云按大素慮作患 余欲鍼除其疾病為之奈何 虛邪之中人微先見於色不知於身有形無形故莫知其情狀

也留而不去淫衍日深邪氣襲虛故著於骨髓帝矜不度故請行其鍼 新校正云按別本不度作不庶 岐伯對曰夫鹽之味鹹者其氣令器津泄 鹹謂鹽之味苦浸淫

而潤物者也夫鹹為苦而生鹹從水而有水也潤下而苦泄故能令器中水津液潤滲泄焉凡虛中而受物者皆謂之器其於體外則謂陰靈其於身中所同則謂膀胱矣然以病配於五藏則心氣伏於腎中而

不去乃為是矣何者腎象水而味鹹心合火而味苦苦流汗液鹹走胞囊火為水持故陰囊絃絕者其音之外津潤如汗而滲泄不止也凡鹹之為氣天陰則潤在土則浮在人則囊淫而皮膚剝起 絃絕者其音

嘶敗 陰囊津泄而脈絃絕者診當言音嘶嘶敗易舊聲爾何者肝氣傷木敷者其葉發敷布也言木氣散也肝氣傷則金木缺金木缺則肺氣不全肺主音聲故言音嘶嘶 木敷者其葉發 敷布也言木氣散

其病當發於肺葉之中也何者以木氣發散故也 病深者其聲噦 噦謂聲濁惡也肺藏惡血故如是 人有此三者是謂壞府

府謂胸也以肺處胸中故也壞謂損壞其府而取病也抱朴子云仲景開胸以納赤餅由此則胸可啓之而取病矣三者謂脈弦絕肺葉發聲濁嗽

傷肉血氣爭黑病內潰於肺中故毒藥無治外不在於經絡故鹹無取是以絕皮傷肉乃可攻之以惡血久與肺氣交爭故當血見而色黑也新校正云詳岐伯之對與黃帝所問不相常別

按太素云夫鹽之味鹹者其氣令器津泄絃絕者其音嘶敗木陳者其葉落病深者其聲噦人有此三者是謂壞府毒藥無治短鍼無取此皆絕皮傷肉血氣爭異三字與此經不同而注意大異楊上善注云言

欲知病徵者須知其候鹽之在於器中津液洩於外見津而知鹽之有鹹也聲嘶知琴瑟之絃將絕葉落者知陳木之已盡舉此三物衰壞之徵以此聲噦識病深之候人有聲噦同二營者是為府壞之候中府

壞者病之深也其病既深故鹹藥不能取以其皮肉血氣各不相得故也再詳上善作此等注義方與黃帝上下問答義相貫穿王氏解鹽鹹器津義雖淵微至於注絃絕音嘶木敗葉發殊不與帝問相協考之

不若楊義謂損劫言恐帝曰余念其痛心為之亂惑反甚其病不可更代百姓聞之以為殘賊為之奈何

勢於不仁致謂損劫言恐岐伯曰夫人生於地懸命於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形似成故生於地命惟天賦故懸於

懷於黎庶也天德氣同歸故謂之入也靈樞經曰天之在我者德地之在我者氣德流氣薄而人能應四時者天地為之父母人能應四時和氣而養生者天

生者也然德者道之用氣者生之母也地恆畜養之故為父母四氣調神大論曰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所以聖人春夏知萬物者謂之天子知萬物之根本者天地常

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與萬物沈浮於生長之門也育養之故謂曰天之子天有陰陽人有十二節節謂節氣外所以應十二天有寒暑人有虛實寒暑有盛衰之紀虛實表多少能

經天地陰陽之化者不失四時知十二節之理者聖智不能欺也經常也言能常應順天地陰陽之道而

節氣之所遷至者雖聖智亦不欺侮而奉行之也修養者則合四時生長之宜能知十二能存八動之變五勝更立能達虛實之數者獨出獨入謂存

心存達謂明達味謂欠味吟謂吟歎秋毫在目言細必察也八動謂八節之風變動五勝謂五行之氣相

觸立謂當其王時變謂氣至而變易知是三者則應効明著速猶影響皆神之獨出獨入亦非鬼靈能召

遺也 新校正云按楊上善云呿謂露齒出氣帝曰人生有形不離陰陽天地合氣別為九野分為四時月有小大日有短長萬

物並至不可勝量虛實呿吟敢問其方請說用岐伯曰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滅土得木而達金得火而

缺水得土而絕萬物盡然不可勝竭達通也言物類雖不可竭盡而數要之皆如五行之氣而有勝負之性分爾故鍼有懸布天下者五黔首

其餘食莫知之也言鍼之道有苦高懸示人彰布於天下者五矣而百姓共知餘食咸藥藺之不務於本而崇乎末莫知真要深在其中所謂五者次如下句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餘食作

飽食注云人愚不解陰陽不知鍼之妙飽食終日莫能知其妙益又太素作飲食揚上善注云黔首共服用此道然不能得其意一曰治神專精其心不妄動亂也所以云手如握虎神无營於衆物

蓋欲調治精神專其心也 新校正云按楊上善云存生之道知此五者以為攝養可得長生也魂神意

魄志以為神主故皆名神欲為鍼者先須治神故人無悲哀動中則魂不傷肝得無病秋無難也無怵驚

思慮則神不傷心得無病冬無難也無愁憂不解則意不傷脾得無病春無難也無喜樂不極則魄不傷

肺得無病夏無難也無盛怒者則志不傷腎得無病季夏無難也是以五過不起於心則神清性明五神

各安其藏則二曰知養身知養己身之法亦如養人之道矣陰陽應象大論曰用鍼者以我知彼用之不善延還算也始此之謂也 新校正云按太素身作形楊上善云飲食男女節之以限風寒

暑濕攝之以時有異單豹外調之害即內養形也實慈恕以愛人和塵勞而不迹有殊張毅高門之傷即

外養形也內外之養周備則不求生而久生無期壽而長壽此則鍼布養形之極也立元黃帝曰太上養

神其次養形詳王氏之注專治神養身於用鍼之際其說甚狹不若上善之說為三曰知毒藥為真毒藥優若必以此五者解為用鍼之際則下文知毒藥為真王氏亦不專用鍼為解也攻邪

順宜而用正真 四曰制砭石小大古者以砭石為鍼故不舉九鍼但言砭石爾當制其大小者隨病所宜之道其在茲乎而用之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云砭石者是古外治之法有三名一鍼

石二砭石三鑱石其實一也古來未能鑄鐵故用石為鍼故名之鍼石言工必砥礪鋒利制其大小之形

與病相當黃帝造九鍼以代鑱石上古之治者各隨方所宜東方之人多癰腫聚結故砭石生於東方

五曰知府藏血氣之診諸陽為府諸陰為藏故血氣形志篇曰太陽多血少氣少陽少血多氣陽明多氣多血少陰少血多氣厥陰多血少氣太陰多氣少血是以刺陽明出血氣刺太陽

出血惡氣刺少陽出氣惡血刺太陰出氣惡血刺少陰
出氣惡血刺厥陰出血惡氣也精知多少則補寫萬全
五法俱立各有所先事宜則應者先用今末世之刺也虛

者實之滿者泄之此皆眾工所共知也若夫法天則地隨應而動和之者若響隨之者若影道無鬼神獨

來獨往隨應而動言其効也若影若響言其近也夫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豈復有鬼神之召遣耶蓋由隨應而動之自得爾帝曰願聞其道岐伯曰凡刺之真必

先治神專其精神寂無動亂五藏已定九候已備後乃存鍼先定五藏之脈備循九候之診而有太衆脈

不見衆凶弗開外內相得無以形先衆脈謂七診之脈衆凶謂五藏相乘外內相得言形氣相得也無以形先言不以己形之衰盛寒溫料病人之形氣使同於己也故下文

曰可玩往來乃施於人玩謂玩弄言精熟也標本病傳論曰謹熟陰陽無與衆謀此其類也人有虛實五虛

勿近五實勿遠至其當發間不容瞋人之虛實非其遠近而有之蓋由血氣一時之盈縮爾然其未發則如雲垂而視之可久至其發也則如電滅而指所不及遲速之殊有

如此矣新校正云按甲乙經手動若務鍼耀而勻手動用鍼心如專務於一事也鍼經曰一其形聽其動靜而知邪正此之謂也鍼耀而勻謂鍼形光淨而

上下靜意視義觀適之變是謂冥冥莫知其形冥冥言血氣變化之不可見也故靜意視息以義斟酌觀所調適經脈之變易爾雖且鍼下用意精微而測量之猶

不知變易形容誰爲其象也新校正云按八正神明論云觀其冥冥者言形氣榮衛之不形於外而工獨知之以日之寒溫月之虛盛四時氣之浮沉參伍相合而調之工常先見之然而不形於外故曰觀於

焉冥冥見其烏鳥見其稷稷從見其飛不知其誰烏鳥歎其氣至稷稷嗟其已應言所鍼失得如從空中見飛鳥之往來豈復知其所使之元主耶是但見經脈盈虛

而爲信亦不知其誰之所召遣爾伏如橫弩起如發機血氣之未應鍼則伏如橫弩之安靜其應鍼也則起如機發之迅疾帝曰何如而虛何如而實言血氣既

伏如橫弩起如發機然其虛實豈留呼岐伯曰刺虛者須其實刺實者須其虛言要以氣至有效而爲約而可爲準定耶虛實之形何如而約之

此為試法 需要完整PDF請訪可 www.ertongbook

經氣已至慎守勿失

無變法而失經氣也

深深在志遠近若一如臨深淵手如握虎神無營於眾物

言精心專一也所鍼經脈雖深

淺不同然其補寫皆如一俞之專意故手如握虎神不外營焉

新校正云按鍼解論云刺實須其虛者留鍼陰氣隆至乃去鍼也刺虛須其實者陽氣隆至鍼下熱乃去鍼也經氣已至慎守勿失者勿變更也

深淺在志者知病之內外也遠近如一者深淺其候等也如臨深淵者不敢墮也手如握虎者欲其壯也神無營於眾物者靜志觀病人无左右視也

八正神明論篇第二十六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二卷又與太素知官能篇大意同文勢小異

黃帝問曰用鍼之服必有法則焉今何法何則

服事也法象也則準也約也

岐伯對曰法天則地合以天光

謂合日月星辰之行

度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氣定乃刺之

候日月者謂候日之寒溫月之空滿也星辰者

謂先知二十八宿之分應水漏刻者也略而言之常以日加之於宿上則知人氣在太陽否日行一舍人氣在三陽與陰分矣細而言之從房至畢十四宿水下五十刻半日之度也從昴至心亦十四宿水下五十刻終日之度也是故從房至畢者為陽從昴至心者為陰陽主晝陰主夜也凡日行一舍故水下三刻與七分刻之四也靈樞經曰水下一刻人氣在太陽水下二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三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四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不止氣行亦爾又曰日行一舍人氣行於身一周與十分身之八日行二舍人氣行於身三周與十分身之六日行三舍人氣行於身五周與十分身之四日行四舍人氣行於身七周與十分身之二日行五舍人氣行於身九周然日行二十八舍人氣亦行於身五十周與十分身之四由是故必候日月星辰也四時八正之氣者謂四時正氣八節之風來朝於太一者也謹候其氣之所在而刺之氣定乃刺之者謂八節之風氣靜定乃可以刺經脈調虛實也故歷忌云八節前後各五日不可刺灸凶是則謂氣未定故不可灸刺也

新校正云按八節風朝太一具天元玉冊中

是故天溫

日明則人血淖液而衛氣浮故血易寫氣易行天寒日陰則人血凝泣而衛氣沈

泣謂如水

中居雪也月始生則血

氣始精衛氣始行月郭滿則血氣實肌肉堅月郭空則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是以因天時而調

血氣也是以天寒無刺

血凝泣而衛氣沈也

天溫無疑

血淖液而氣易行也

月生無寫月滿無補月郭空無治是謂得時而調

之謂得天時也

因天之序盛虛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

候曰遷移定氣所在南面正立待氣至而調之也

故日月生而寫是謂藏

虛血氣弱也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藏作藏藏當作減

月滿而補血氣揚溢絡有留血命曰重實

絡一爲經誤血氣盛也留一爲流非也

月郭空而

治是謂亂經陰陽相錯真邪不別沈以留止外虛內亂淫邪乃起

氣失紀故淫邪起

帝曰星辰八正何候岐伯曰

星辰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

制謂制度定星辰則可知日月行之制度矣略而言之周天二十八宿三百刻都行八百一十丈以分晝夜也故人十息氣行六尺日行二分二百七十息氣行十六丈二尺一周於身水下二刻日行二十分五百四十息氣行再周於身水下四刻日行四十分二千七百息氣行十周於身水下二十刻日行五宿二十分一萬三千五百息氣行五十周於身水下百刻日行二十八宿也

而身水下二十刻日行五宿二十分一萬三千五百息氣行五十周於身水下百刻日行二十八宿也

正云詳周天二十八宿至日行二十八宿也本靈樞文今具甲乙經中

八正者所以候八風之虛邪以時至者也

八正謂八節之正氣也八風者東方嬰兒風南方大

弱風西方剛風北方大剛風東方大剛風南方大剛風西方大剛風南方大剛風西方大剛風南方大剛風

爲病者也以時至謂天應太一移居以八節之前後風朝中宮而至者也

新校正云詳太一移居風朝中宮義具四時者所以分春秋冬夏之氣所在以時調之也

八正之虛邪而避之勿犯也

四時之氣所在者謂春氣在經脈夏氣在孫絡秋氣在皮膚冬氣在骨髓也然觸冒虛邪動傷真氣避而勿犯乃不病焉靈樞經曰聖人避邪如避矢石蓋以其能傷真氣也

以身之虛而逢天之虛兩虛相感其氣至骨入則傷五藏

以虛感虛同氣而相應也

工候救之弗能傷也

候知而止故弗能傷之救止也

故曰天忌不可不知也

人忌於天故云

天忌犯之則病

故不可不知也

帝曰善其法星辰者余聞之矣願聞法往古者岐伯曰法往古者先知鍼經也驗於來今

者先知日之寒溫月之虛盛以候氣之浮沈而調之於身觀其立有驗也候氣不差故立有驗觀其冥冥者言形氣

榮衛之不形於外而工獨知之明前篇靜意視義觀適之變是謂冥冥莫知其形也雖形氣榮衛不形見於外而工以心神明悟獨得知其衰盛焉善惡悉可明之新校正云按

前篇乃實命全形論以日之寒溫月之虛盛四時氣之浮沈參伍相合而調之工常先見之然而不形於外故曰觀

於冥冥焉工所以常先見者何哉以守法而神通明也通於無窮者可以傳於後世也是故工之所以異也法著故可傳後世後世不絕則應用

通於無窮矣以獨見知然而不形見於外故俱不能見也工異於蠱者以視之無形膏之無味故謂冥冥

若神髮言形氣榮衛不形於外以不可見故視无形膏无味伏如蠱起如發機竅竅冥冥莫知元主謂如神運髮焉若如也虛邪者八正之虛邪氣也八正之

八節之虛邪也以從虛之鄉來襲正邪者身形若用力汗出腠理開逢虛風其中人也微故莫知其情莫

見其形正邪者不從虛之鄉來也以中人微故莫知其情意莫見其形狀上工救其萌芽必先見三部九候之氣盡調不敗而救之故曰

上工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敗救其已成者言不知三部九候之相失因病而敗之也義備離合知其所

在者知診三部九候之病脈處而治之故曰守其門戶焉莫知其情而見邪形也三部九候為候邪之門戶也守門戶故見邪形

以中人微故莫知其情狀也帝曰余聞補寫未得其意岐伯曰寫必用方方者以氣方盛也以月方滿也以日方溫也

以身方定也以息方吸而內鍼乃復候其方吸而轉鍼乃復候其方呼而徐引鍼故曰寫必用方其氣而

行焉方謂正也寫邪氣補必用員員者行也行謂宜不行之氣令必宜行移謂移未復之脈俾其平復刺必中其榮復以吸

排鍼也鍼入至血故員與方非鍼也所言方員者非謂鍼形正謂行移之義也故養神者必知形之肥瘦榮衛血氣之盛衰血

氣者人之神不可不謹養神安則壽延神去則形弊故不可不謹養也帝曰妙乎哉論也合人形於陰陽四時虛實之應冥冥

之期其非夫子孰能通之然夫子數言形與神何謂形何謂神願卒聞之神謂神智通悟形謂形診可觀岐伯曰請言形

形乎形目冥冥問其所病新校正云按甲乙經索之於經慧然在前按之不得不知其情故曰形無形故

目冥冥而不見內藏其有象故以診而可索於經也慧然在前按之不得言三部九候之中卒然逢之不可為之期準也離合員邪論曰在陰與陽不可為度從而察之三部九候卒然逢之早過其路此其義也

帝曰何謂神岐伯曰請言神神乎神耳不聞目明心開而志先慧然獨悟口弗能言俱視獨見適若昏昭

然獨明若風吹雲故曰神耳不聞言神用之微密也目明心開而志先者言心之通如昏昧開卷目之見如氛霧闢明神雖內融志已先往矣慧然謂清爽也悟猶了達也慧然獨悟口

弗能言者謂心中清爽而了達口不能宣吐以寫心也俱視獨見適若昏者歎見之異速也言與衆俱視我忽獨見適猶若昏昧爾既獨見了心眼昭然獨能明察若雲隨風卷日麗天明至哉神乎妙用如是不可得而

言也三部九候為之原九鍼之論不必存也以三部九候經脈為之本原則可通神悟之妙用若以九鍼之論食蠶則其旨惟博其知爾遠矣故曰三部九候為

之原九鍼之論不必存

離合員邪論篇第二十七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一卷名經合第二卷重出名員邪論

黃帝問曰余聞九鍼九篇夫子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篇余盡通其意矣經言氣之盛衰左右傾移以

上調下以左調右有餘不足補寫於榮輸余知之矣此皆榮衛之傾移虛實之所生非邪氣從外入於經

也余願聞邪氣之在經也其病人何如取之奈何岐伯對曰夫聖人之起度數必應於天地故天有宿度

地有經水人有經脈宿謂二十八宿度謂天之三百六十五度也經水者謂海水淡水河水湖水河水淡水

三陰三陽之脈所以言者以內外參合人氣應通故言之也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云足陽明外合於海水內屬於胃足太陽外合於淡水內屬膀胱足少陽外合於渭水內屬於膽足太陰外合於湖水內屬於

脾足厥陰外合於河水內屬於肝足少陰外合於汝水內屬於腎手陽明外合於江水內屬於大腸手太

陽外合於淮水內屬於小腸手少陽外合於潁水內屬於三焦手太陰外合於河水內屬於肺手心主外

合於漳水內屬於心包手少陰外合於濟水內屬於心天地溫和則經水安靜天寒地凍則經水凝泣天暑地熱則經水沸溢卒風

暴起則經水波涌而隴起人經脈亦應之夫邪之入於脈也寒則血凝泣暑則氣淖澤虛邪因而入客亦如經水

之得風也經之動脈其至也亦時隴起其行於脈中循循然循循然順動貌言隨脈之動息因循呼吸之往來但形狀或異耳循循一爲轉轉

其至寸口中手也時大時小大則邪至小則平其行無常處大謂大常平之形診小者非細小之謂也其比大則謂之小若無大以比則自是平常

之經氣爾然邪氣者因其陰氣則入陰經因其陽氣則入陽脈故其行無常處也在陰與陽不可爲度以隨經脈之流運也從而察之三部九候卒然逢之

早遏其路逢謂逢遇過謂過絕三部之中九候之位卒然逢遇當按而止之吸則內鍼無令氣忤靜以久

留無令邪布吸則轉鍼以得氣爲故候呼引鍼呼盡乃去大氣皆出故命曰寫按經之旨先補真氣乃寫其邪也何以言之下文補

法呼盡內鍼靜以久留此段寫法吸則內鍼又靜以久留然呼盡則次其吸吸至則不兼呼內鍼之候既同久留之理復一則先補之義昭然可知鍼經云寫曰迎之迎之意必持而內之放而出之排陽出鍼疾氣得泄補曰隨之隨之意若忘之若行若晦如蠶蟲止如留如還則補之必久留也所以先補者真氣不足鍼乃寫之則經脈不滿邪氣無所排遣故先補真氣令足後乃寫出其邪矣引謂引出去謂離穴候呼

而引至其門呼盡而乃離穴戶則經氣審以平定邪氣無所句留故大邪之氣隨
鍼而出也呼謂氣出吸謂氣入轉謂轉動也大氣謂大邪之氣錯亂陰陽者也 帝曰不足者補之奈何

岐伯曰必先捫而循之切而散之推而按之彈而怒之抓而下之通而取之外引其門以閉其神手捫循謂

謂指按也捫而循之欲氣舒緩切而散之使經脈宣散推而按之排蹙其皮也彈而怒之使脈氣脹滿也
抓而下之置鍼準也通而取之以常法也外引其門以閉其神則推而按之者也謂感按穴外之皮令當

應鍼之處鍼已放去則不破之皮蓋其所刺之門門不開則神氣內守故云以閉其神也調經論曰外引
其皮令當其門戶又曰推闔其門令神氣存此之謂也 新校正云按王引調經論文今詳非本論之文

傍見甲乙經鍼道篇又呼盡內鍼靜以久留以氣至為故呼盡內鍼亦同吸也言必以氣至而為去鍼之

曰已下乃當篇之文也 氣不至無問其數刺之氣至去之勿復鍼此之謂也無問息數以為遲如待所責不知日暮論人事於候

連之約要當以氣至而鍼去不當以鍼下氣未至而鍼出乃更為也 其氣以至適而自護適調適也護慎守也言氣已平調則當慎守勿令改變使疾更生也鍼經曰經氣已

至慎守勿失此其義也所謂慎守當如下說 新校正云詳王引鍼經之言乃素問
實命全形論文兼 候吸引鍼氣不得出各在其處推闔其門令神氣存大氣留止故命曰補正言也外門

見于鍼解論耳 存候吸引鍼大氣不泄補之為義斷可知 帝曰候氣奈何謂候可取岐伯曰夫邪去絡入於經也會於血

焉然此大氣為大經之氣流行榮衛者 脈之中 繆刺論曰邪之客於形也必先舍於皮毛留而不去入舍於孫脈留其寒溫未相得如涌波之起

而不去入舍於絡脈留而不去入舍於經脈故云去絡入於經也 也時來時去故不常在以周遊於十六丈二尺經脈故曰方其來也必按而止之止而取之無逢其衝而

寫之衝謂應水刻數之平氣也靈樞經曰水下一刻人氣在太陽水下二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三刻人氣
在陽明水下四刻人氣在陰分然氣在太陽則太陽獨盛氣在少陽則少陽獨盛夫見獨盛者便謂

邪來以鍼寫之則反 真氣者經氣也經氣太虛故曰其來不可逢此之謂也經氣應刻乃謂為邪工若寫
傷其氣故下文曰 之則探誤也故曰其來不可

嘗故曰候邪不審大氣已過寫之則真氣脫脫則不復邪氣復至而病益甚不悟其邪反誤無罪則真氣泄脫邪氣復侵經氣大虛故

病積故曰其往不可追此之謂也已隨經脈之流去不可復追召使還不可挂以髮者待邪之至時而發鍼寫矣言輕微而有尚且知

之況若涌波言不可取而取失時也若先若後者血氣已盡其病不可下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作血氣已虛盡字當作虛字此字之誤也故曰知

其可取如發機不知其取如扣椎故曰知機道者不可挂以髮不知機者扣之不發此之謂也機者動之微言貴知

其微也帝曰補寫奈何岐伯曰此攻邪也疾出以去盛血而復其真氣視有血者乃取之此邪新客溶溶未有定處

也推之則前引之則止逆而刺之溫血也言邪之新客未有定居推鍼補之則隨補而前進若引鍼致之則隨引而留止也若不出盛血而反溫之則邪氣內勝反增其

害故下文曰刺出其血其病立已帝曰善然真邪以合波隴不起候之奈何岐伯曰審捫循三部九候之盛虛

而調之盛者寫之虛者補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則其法也察其左右上下相失及相減者審其病藏以期之氣之在陰則候其氣之在陽則候其氣之在於陽分而刺之是謂逢時靈樞經曰水下一刻人氣在太陽水

下四刻人氣在陰分也積刻不已氣亦隨在周而復始故審其病藏以期其氣而刺之不知三部者陰

陽不別天地不分地以候地天以候天人以候人調之中府以定三部故曰刺不知三部九候病脈之處

雖有大過且至工不能禁也禁謂禁止也然候邪之處尚未能知豈復能禁止其邪氣耶誅罰無過命曰大惑反亂大經真不可復用

實為虛以邪為真用鍼無義反為氣賊奪人正氣以從為逆榮衛散亂真氣已失邪獨內著絕人長命予

人天殃不知三部九候故不能久長謂非精辨學未該明且亂大經又為氣賊動為殘害安可久乎因不知合之四時五行因加相勝釋

邪攻正絕人長命

非惟昧三部九候之爲弊若不知四時五行之氣序亦足以殞絕其生靈也

邪之新客來也未言定處推之則前引之則止

逢而寫之其病立已

再言之者其法必然

通評虛實論篇第二十八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四卷

黃帝問曰何謂虛實岐伯對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

奪謂精氣減少如奪去也

帝曰虛實何如

言五藏虛實之大體也

岐伯

曰氣虛者肺虛也氣逆者足寒也非其時則生當其時則死

非時謂年直之前後也當時謂正直之年也

餘藏皆如此五藏帝同

曰何謂重實岐伯曰所謂重實者言大熱病氣熱脈滿是謂重實帝曰經絡俱實何如何以治之岐伯曰

經絡皆實是寸脈急而尺緩也皆當治之故曰滑則從澹則逆也

脈急謂脈口也

夫虛實者皆從其物類始故五

藏骨肉滑利可以長久也

物之生則滑利物之死則枯澹故澹爲逆滑爲從從謂順也

帝曰絡氣不足經氣有餘何如岐伯曰絡氣不

足經氣有餘者脈口熱而尺寒也秋冬爲逆春夏爲從治主病者

春夏陽氣高故脈口熱尺中寒爲順也十二經十五絡各隨左右而有大過不

足工當尋其至應以施鍼

帝曰經虛絡滿何如岐伯曰經虛絡滿者尺熱滿脈口寒澹也此春夏死秋冬

生也秋冬陽氣下故尺中熱脈口寒爲順也

帝曰治此者奈何岐伯曰絡滿經虛灸陰刺陽經滿絡虛刺陰灸陽

以陰分主絡陽分主

經故

帝曰何謂重虛

此反問前重實也

岐伯曰脈氣上虛尺虛是謂重虛

言尺寸脈俱虛是謂重虛此少二虛

字多一上字王注言尺寸脈俱虛則不兼氣虛也詳前熱病氣熱脈滿爲重實此脈虛氣虛尺虛爲重虛是脈與氣俱實爲重實俱虛爲重虛不但尺寸俱虛爲重虛也帝曰何以治之岐伯

曰所謂氣虛者言無常也尺虛者行步惛然寸虛則脈動無常尺虛則行步惛然不足新校正云按楊

脈虛者不象陰也不象太陰之候也何以言之氣如此者滑則生濇則死也帝曰寒氣暴上脈滿而實何

如言氣熱脈滿已謂重實滑則從濇則逆今氣寒如岐伯曰實而滑則生實而逆則死逆謂濇也新校正

大非古文簡略辭多互文上言滑而下言逆舉帝曰脈實滿手足寒頭熱何如岐伯曰春秋則生冬夏則

死大畧言之夏手足寒非病也是夏行冬令夏得則冬死冬脈實滿頭熱亦非病也是冬行脈浮而濇濇

而身有熱者死新校正云按甲乙經移續於此實在後帝曰形度骨度脈度筋度何以知其度也下對帝

曰其形盡滿何如岐伯曰其形盡滿者脈急大堅尺濇而不應也形盡滿謂四形藏盡滿也新

故從則生逆則死帝曰何謂從則生逆則死岐伯曰所謂從者手足溫也所謂逆者手足寒也帝曰乳子

而病熱脈懸小者何如懸謂如懸物之動也岐伯曰手足溫則生寒則死新校正云按太素無手字楊上善云足帝

曰乳子中風熱喘鳴肩息者脈何如岐伯曰喘鳴肩息者脈實大也緩則生急則死緩謂如縱緩急謂如

緩急也正理傷寒論曰緩則中風故乳子中風脈緩則生急則死帝曰腸澼便血何如岐伯曰身熱則死寒則生熱為血敗故死寒帝曰

腸澼下白沫何如岐伯曰脈沈則生脈浮則死陰病而見陽脈帝曰腸澼下膿血何如岐伯曰脈懸絕則

死滑大則生帝曰腸澼之屬身不熱脈不懸絕何如岐伯曰滑大者曰生懸濇者曰死以藏期之肝見庚

見王癸死肺見丙丁死腎見戊己
死脾見甲乙死是謂以藏期之
帝曰癰疾何如岐伯曰脈搏大滑久自已脈小堅急死不治脈小堅急為陰陽病

而見陰脈故死不治新校正云按巢元方云脈沉小急實死不治小牢急亦不可治
帝曰癰疾之脈虛實何如岐伯曰虛則可治實則死以反證故帝

曰消瘴虛實何如岐伯曰脈實大病久可治脈懸小堅病久不可治久病血氣衰脈不當實大故不可治新校正云詳經言實大病久可治注

意以為不可治按甲乙經太素全元起本並云可治又按巢元方云脈數大者生細小浮者死又云沉小者生實牢大者死
帝曰形度骨度脈度筋度何以知其度也

形度具三備經筋度脈度骨度並具在靈樞經中此問亦合在彼經篇皆錯簡也一經以此問為逆從論首非也
帝曰春亟治經絡夏亟治經俞秋亟治六府冬

則閉塞閉塞者用藥而少鍼石也亟猶急也閉塞謂氣之門戶閉塞也所謂少鍼石者非癰疽之謂也冬月雖氣門閉塞然

不急寫之則爛筋腐骨故雖癰疽不得頃時回所以癰疽之病冬月猶得用鍼石者何此病頃雖不知所冬月亦宜鍼石以開除之時回轉之間過而不寫則內爛筋骨穿通藏府

按之不應手乍來乍已刺手太陰傍三痛與纓脈各二但覺似有癰疽之候不的知發在何處故按之不應手也乍來乍已言不定痛於一處也手太陰傍

足陽明脈謂胃部氣戶等六穴之分也纓脈亦足陽明脈也近纓之脈故曰纓脈纓謂冠帶也以有左右故云各二
按癰大熱刺足少陽五刺而熱不止刺手心主

三刺手太陰經絡者大骨之會各三大骨會肩也謂肩貞穴在肩髃後骨解間陷者中
暴癰筋纓隨分而痛魄汗不盡胞氣不足

治在經俞癰若暴發隨脈所過筋怒更急肉分中痛汗液滲泄如不盡兼胞氣不足者悉可以本經脈穴俞補寫之
新校正云按此二條舊散在篇中今移使相從
腹暴滿按之不

下取手太陽經絡者胃之募也太陽為手太陽也手太陽經絡之所生故取中腕穴即胃之募也中腧曰中腕胃募也居蔽骨與齊之中手太陽少陽足陽明脈所生故云經絡者

胃募也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云取太陽經絡血者則已無胃之募也等字又楊上善注云足太陽其說各不同未知孰是
少陰俞去脊椎三寸傍五用員利鍼謂取足少

陰俞外去脊椎三寸兩傍穴各五疳也少陰俞謂第十四椎下兩傍腎之俞也新霍亂刺俞傍五者取

校正云按甲乙經云用員刺鍼刺已如食頃久立已必視其經之過於陽者數刺之

少陰俞傍志室穴新校正云按楊上善云刺主霍亂輪傍五取之足陽明及上傍三足陽明言胃俞也取胃俞兼取少陰刺癰驚脈五謂

陵泉在膝上臑手太陰各五刺經太陽五刺手少陰經絡傍者一足陽明一上踝五寸刺三鍼經太陽謂

外陷者中也手太陰五謂魚際穴在手大指本節後內側散脈經太陽五謂承山穴在足腓腸下分肉間陷者中也手

少陰經絡傍者謂支正穴在腕後同身寸之五寸骨上廉肉分間手太陽絡別走少陰者足陽明一者謂

解谿穴在足腕上陷者中也上踝五寸謂足少陽絡光明穴按內經明堂中腧圖經悉主霍亂各具明文

新校正云按別本注云悉不主霍亂未詳所謂又按甲乙經太素刺癰驚脈五至此為刺驚癰王注為刺

霍亂者王注非也凡治消瘴小擊偏枯癱厥氣滿發逆肥貴人則高粱之疾也隔塞閉絕上下不通則暴變之病

也暴厥而聾偏塞閉不通內氣暴薄也不從內外中風之病故瘦留著也蹠蹠寒風溼之病也消謂內消

厥謂氣逆高膏也梁梁米也蹠謂足也夫肥者令人熱中甘者令人中滿故熱氣內薄發為消渴偏枯氣

滿逆也逆者謂逆背常候與平人異也然慈愛者氣閉塞而不行故隔塞否閉氣脈斷絕而上下不通也

氣固於內則大小便道偏不得通泄也何者藏府氣不化禁固而不宣散故爾也外風中人伏藏不去則

陽氣內受為熱外燔肌肉消燦故留薄肉分消瘦而皮膚著於筋骨也溼勝於足則筋不利寒勝於足則

擊急風溼寒勝則衛氣結聚衛氣結聚則肉痛故足跛而不可履也黃帝曰黃疸暴痛癰疾厥狂久逆之所生也五藏不平六府閉塞之所

黃帝問曰太陰陽明爲表裏脾胃脈也生病而異者何也

脾胃藏府皆合於土岐伯對曰陰陽異位更虛

更實更逆更從或從內或從外所從不同故病異名也

脾藏爲陰胃府爲陽陽脈下行陰脈上行陽脈從外陰脈從內故言所從不同病異名也 新校正

云按楊上善云春夏陽明爲實太陰爲虛秋冬太陰爲實陽明爲虛即更實更虛也春夏太陰爲逆陽明爲從秋冬陽明爲逆太陰爲從即更逆更從也

帝曰願聞其異狀也岐伯曰

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

是所謂陰陽異位也

故陽道實陰道虛

是所謂更實更虛也

故犯賊風虛邪者陽受之食

飲不節起居不時者陰受之

是所謂或從內或從外也

陽受之則入六府陰受之則入五藏入六府則身熱不時臥上

爲喘呼入五藏則腹滿閉塞下爲飧泄久爲腸澼

是所謂所從不同病異名也

故喉主天氣咽主地氣故陽受風氣陰

受溼氣

同氣相求爾

故陰氣從足上行至頭而下行循臂至指端陽氣從手上行至頭而下行至足

是所謂更逆更從也

靈樞經曰手之三陰從藏走手手之三陽從手走頭足之三陰從足走腹所行而異故更逆更從也

故曰陽病者上行極而下陰病者下行極而

上此言其大凡爾然足少陰脈下行則不同諸陰之氣也故傷於風者上先受之傷於溼者下先受之

陽氣炎上故受風陰氣潤下故受溼蓋同氣相合爾帝

曰脾病而四支不用何也岐伯曰四支皆稟氣於胃而不得至經

新校正云按太素至經作徑至楊上善云胃以水穀資四支不能經至四支要

因於脾水穀津液營衛於四支

必因於脾乃得稟也

脾氣布化水穀津液四支乃得以稟受也

今脾病不能爲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稟水

穀氣氣日以衰脈道不利筋骨肌肉皆無氣以生故不用焉帝曰脾不主時何也

而脾無正主也

岐伯曰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時長四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獨主於時也脾藏者常著胃土

肝主春心主夏肺主秋腎主冬四藏皆有正應